

时间退回到20年前,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张露已经在舞台剧《长恨歌》中饰演女主“王琦瑶”;2023年,更是凭借在现象级原创悬疑剧《深渊》中饰演母亲“陈丽娟”而斩获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。一个多月前,原创话剧《孟小冬》在“一代冬皇”曾经封箱绝唱的中国大戏院首演,张露迎来了自己的又一部“大女主”作品。

每天演出结束后路过舞台,她总是站定片刻,和孟先生道一句“谢谢”。接演这部戏之初,她和导演胡宗琪说:“我要拿出所有本事,让观众看到一个走出情感羁绊,凭借热爱和执着完成自己梦想的独立女性。”

舞台上的“大女主”还在热映的电视剧《繁花》中客串过黄河路的老板娘,一组群像中的小人物。张露坦言,其实不亏。她能从每一个角色中获得滋养。

上海文化TALK

舞台剧“大女主”张露：热爱一方舞台，不给自己留遗憾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冷梅 图/青年报记者 常鑫】



演员的工作方法,万变不离用心用情

青年报:当初为何会接《孟小冬》这部戏?

张露: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。作为一个演员来讲,我觉得好像没有哪个女演员不愿意接这部戏,不愿意去饰演历史上这样一个风云人物,而且又是一个大女主戏。对演员来讲,毫无疑问都会想要去诠释这样一个角色。所以并不存在我去选择这个戏,而是非常荣幸这个戏选择了我,导演选择了我。

青年报:对于诠释“孟小冬”这个角色,难度在哪里?如何找到剧中人物和自己的连接点?

张露:这部戏所处的时代,是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,很有韵味的戏。我们现代戏演多了,是需要花时间找到当年的那种感觉和基调的,这是难点之一。第二个难点是,孟小冬作为京剧大家,这些戏曲身段对我挑战很大。她不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女子,她是一位反串老生的京剧演员,她有非常强烈的特质和性格标签。在诠释她的性格以及事业线方面,对我的挑战很大。

我觉得,一部戏的打磨,进入首演,并不是结束。舞台剧最有趣的正是每一场表演都是不一样的,每演一场,都有改进的空间,只有在剧场才能和观众不断互动,也有不断的惊喜和新鲜感。换句话说,一部戏只有见了观众,才能产生化学反应,才能根据观众的反馈来帮助演员去完成每一部戏、每一个角色。

目前,演完上海首轮演出,只能说,到目前为止,我自己基本满意,但是仍有余地可以做到更好,特别在戏曲部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,倒不是一定会会唱,但是必须让观众相信;她就是一个女老生,她就是孟小冬。

青年报:演到上海首轮末场,表演的状态逐渐松弛。对孟小冬又有哪些新的理解?

张露:从意境的角度来讲,我觉得她是一位大家,按照演员的工作方法,演出之前,我们只能从一些关键词,比如说孟小冬的一些人生阶段和人物性格中去切分一些表演细节。当你对这个角色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后,我会想去找它背后的东西。所谓背后的东西,她是一位大家,大家在悲伤的时候什么样子?高兴的时候什么样子?恋爱时或发脾气时又是什么样?他们的气韵是和一般的演员不一样的。这虽然抽象,但如果能体现出来,会让这部戏更饱满,更到位,这可能是我后面需要做的功课。我不会说一部戏开演了,就到此为止了。这不是我的工作态度,也不是我的工作方法。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慢慢往里面加东西,让它越来越饱满,韵味能再足一点儿。

说到工作方法,我的首要工作是先要演人物关系,演出规定情境,剧情发展到哪一步,我要表现什么?怎么诠释角色,如何来表达,怎样传递给观众?我要先把这些东西都理清楚。当你融会贯通以后,你才能去想后边一步,表演的工作方法是分很多步骤的,只能一步步来。它快不了,你需要先自己吃进去,才能吐出来,进而传递给观众。

特别像《孟小冬》这部戏,它的情感浓度非常之大,浓缩了这个人物的一生,在两小时的篇幅中,演员需要不断跳进跳出,有很多时空上的“闪回”,你需要快速进入和跳出某一个状态,把观众带进规定情境,要让他们共情。这种快速切换的能力,对演员是巨大的挑战,因为它没有中间过程,必须要求演员“秒进”。这个过程,首先你要让自己相信,才能让观众相信。这就要求演员在“心”和“情”这两块的表现力,要非常扎实。

将自己交给对手,从不留余地

青年报:像“孟小冬”这种角色,情感浓度很高。你如何平衡表演中的能量消耗以及角色反哺给到的滋养?

张露:我近年来的几部戏情感浓度都非常高。第一点,我非常感性,很容易动心,这是演员的特质。第二点,我属于那种一旦对手给到我东西的时候,我会牢牢地抓住不放,我会仔细倾听对手的台词,当对手很有

“戏”时,会激发我的能量,我可以瞬间抓住。所以我也很依赖我的对手演技。《孟小冬》这部戏,演员都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,都是我工作多年的老同事,单拿出任何一位都是“台柱子”。因为长年以来,大家彼此信任,这让我非常有安全感,也有底气,可以放心把自己“交出去”。

对于演员来说,其实,有时候我很希望生活能和工作有一些切分,因此我会尽量希望把所有问题都在排练周期里解决。但是《孟小冬》我做不到。她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大家,很多人都怀念她,仰慕她,无形当中给了我不少压力。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。空余时间,我会翻翻她的小传,看看她的历史素材和纪录片,是希望自己能越来越靠近她,全身心地去感受她的气韵。每天演出结束后,后门出去的时候会经过舞台,我总会站定待一下,和孟先生说句“谢谢”。

应该说,中国大戏院这个舞台不一样,这里就是她当年舞台绝唱《搜孤救孤》的剧场,我很希望能离她更近一点,这是我的工作方法。要有一股劲头提着,不能松懈。京剧也好,话剧也好,表演中那股子气韵和精神是需要传承的。作为演员,这是我的义务和责任。



青年报:去年,在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中,凭借舞台剧《深渊》摘得主角奖。站在一个表演的新高度,如何收拾心情再次出发?

张露:它已经是历史,是过去了。因为每部作品不一样,每个导演、主创团队不一样,每个角色也不一样;我如果非要这么去想,其实是给自己设了很大的限制。它反而是演员最不可取的东西。你一旦包袱太重了,反而没办法轻装前行。你要为“过去”画上一个句号。那就是《深渊》,那是“陈丽娟”(《深渊》中的主人公)。而现在,我是全新的,我就是“孟小冬”。我在每一个组里,都要经历另一段人生,它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主角奖的得主,是一位艺术家。演员真正要做的不是你把自己演成艺术家,而是要正儿八经地用角色说话,用作品说话。

终其所爱,从每个角色中获得滋养

青年报:戏剧舞台上,从《长恨歌》到《深渊》,再到《孟小冬》,纷纷塑造的是具有强烈性格标签的女性形象。通过这些女性角色,个人的收获是什么?

张露:从艺多年,演了那么多戏,名著也好,中国小说改编也好,原创悬疑也好,尝试了不同的舞台形式,也有实时影像的,尤其像《孟小冬》,胡宗琪导演的作品是带有气韵的,规整的舞台表现,我在所有这些人物里头,吸取了很多知识,这是文化底蕴。就像我接触孟小冬,看了很多书,看了所有有关她的资料,也跟京剧行当里的老师都会聊。对于京剧,我从不太熟悉到爱上它,我甚至开始学唱,虽然我唱得不太好,但是我觉得只有你唱了,才会知道它好在哪里,好坏的区别是什么?孟小冬之所以唱得好,是因为真的很难,她的唱腔跟现在不一样,慢慢就能听出好坏优劣。

我认为,第一点,角色可以滋养演员。你饰演的所有角色,你在工作状态里,都是在学习,在接触,慢慢渗透和浸润你的表演。对于演员来说,这一点至关重要。第二点,你碰到不同题材,悬疑、京剧、小说改编等等,所有不同的舞台形式也在锻炼你,你要去适应,逐渐找到一个很好的完成度。其实对演员来说,这一点并不容易,每一部戏,有不同的基调,不同基调之下你要如何去呈现,需要深入思考。你需要呈现你自己的特质,张露的特质,不是别人,不能单纯模仿。所以我

也在不停地学习。

到了我这个年纪,我反而觉得要学习的东西非常多。小时候,我跟长辈学,跟前辈学,到了40岁,我现在开始愿意跟年轻人学习新的理念、新的表演审美以及舞台形式,这一点让我非常愉快。此次饰演“孟小冬”,我可以跟戏曲行当的人打交道,也很荣幸。我感受到话剧跟国粹相比,确实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。每一个角色都在滋养我。

青年报:很多女演员都会有“年龄焦虑”,你有吗?这种焦虑如何破?

张露:这是个好问题。年龄焦虑,在《深渊》的时候已经破了。演出过程中,不化妆,不洗头,完全素颜。而且,它有实时影像,镜头“忍着脸”拍。我和我女儿的扮演者,两个人完全素颜出演,不做任何修饰,黑眼圈都在。在那个时候,我已经下定决心,不想勉强自己再去演“很年轻”的角色。我好不容易到了40岁,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扮演“18岁”?它本来就不应该是我干的事儿。我不需要去勉强自己。

现在我已经知道怎么去演戏了,给了你一个40岁的角色,没有必要有“心理包袱”。我不是明星,不是拍影视剧的,我不是靠脸吃饭的。我的长相我最了解,20多岁的时候也属于演不了年龄小的女生,我就是一个大青衣”。可能我越往上演状态越好。何念导演邀请我出演《深渊》时还有所顾虑,问我要不要来演这么苦的一位母亲。但是我愿意演,我想让自己做转型,演一个适合我年龄段的角色。每一个女演员都应该在自己适合的年龄段里尽情发光。

青年报:演了这么多年的舞台剧“大女主”,为何还会接受王家卫导演邀约,饰演黄河路上的老板娘,这样一个群像中的小角色?

张露:因为他是王家卫呀!其实很简单,去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态。王家卫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,我觉得哪怕到最后出片,所有镜头一剪没,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。我就想去体验一下和王家卫导演合作的感觉。我对这次体验充满了好奇,关于演什么角色,角色大小,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我可能心比较大,也比较敢演,有很多问题我不太去细想。有些困扰,说翻篇

“演员的本分,就是当机会来临,有一个好角色摆在面前时,我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,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。”——张露

就翻篇了,我照样能吃能睡,我属于这一类演员。压力肯定是有的,但是我会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“阈值”,不太会让它对我的生活造成困扰,我自己能调节好。

在拍摄现场,王家卫真的会在现场调度,会走戏。他先让大家对词儿,他再研究现场的调度,最后他来调整,进行布光和拍摄准备,整个流程和舞台剧的排练很像。他也会仔细观察演员的特质,他的要求极高,他会帮助演员把所有的能量和情绪“挤压”出来,这个过程很痛苦,很煎熬,也很令人回味。

青年报:放在一个长线上看,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定位?

张露:其实并没有,我的原则就是当下把这件事做好。我还有很多不满足的地方,还有很多功课要做。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,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,有一定的随机性,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划进行。演员的本分,就是当机会来临,有一个好角色摆在我面前时,我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,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。

青年报:如果给学表演的后辈一些建议,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?

张露:你要尽自己所能不留遗憾。演员这一职业,首先你一定要热爱,没有热爱是坚持不下来的。其次,真的要用心。现在的演出市场比我们刚入行那时候好很多,机会可能也多;但正因如此,更不要变成一个沙漏,随意就把它放掉。当下的年轻人,可以好好地享受这方舞台,浸润在这个艺术的天地。